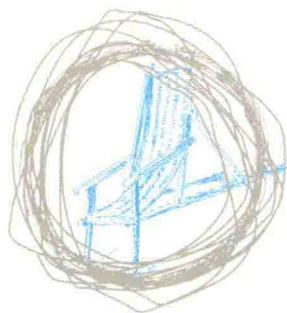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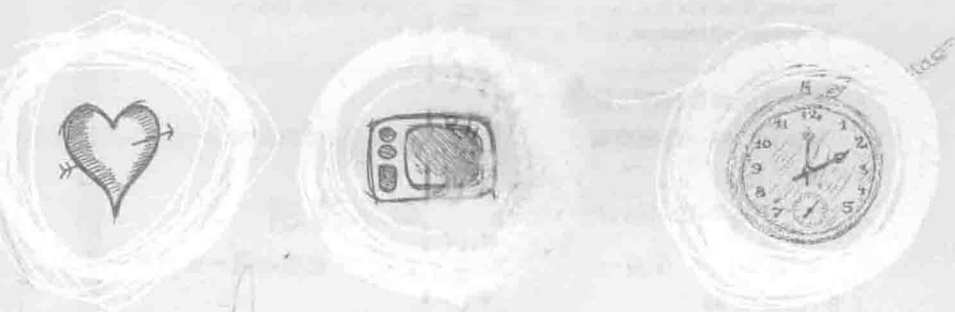


与维奥兰特一起的特殊夏日

Speciale Violante

【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著
李凯旋 译





与维奥兰特一起的特殊夏日

Speciale Violante

【意】比安卡·皮佐尔诺 著

李凯旋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7996

©1989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 Milano - Italia

© 2012 for this book 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ica S. p. A.

Original Title SPECIALE VIOLANTE

Text by Bianca Pitzorno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ica S. p. A. , via Leopardi, 8 - 20123 Milano Italy -
foreignrights@atlantica.it - www.atlantica.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维奥兰特一起的特殊夏日/(意)皮佐尔诺著;李凯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38-6

I. ①与… II. ①皮…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7717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赵 迪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8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 插页3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38-6

定 价 1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第一部分
形影不离的仨密友



第一章

在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坪上，高高的草丛在风中摇曳。埃尔维拉分辨不出哪些是罂粟，哪些是矢车菊、紫罗兰，也叫不出那些如谷穗般的花朵的名字来。右边，有一棵高大的栎树，树荫下有一群绵羊。斜射的阳光，掠过深绿浓密的树冠，使得一些树叶更鲜亮了。

草坪上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赤着脚丫，褴褛的衣衫上粘满了泥土；金色的头发被胡乱梳成两根辫子。尽管她长得很美丽，但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她端着一个粗糙的木碗，手指飞快地舞动着饭勺。女孩蹙着眉头，全神贯注于眼下的食物。

原野上的窸窣声，不知何处传来的鸟儿的啾唧；远处的钟鸣，羊群中传出的咩咩声……

正在此时，左边一匹黑色骏马疾驰而来，马上是一位盛装打扮



的骑士：近卫兵的头盔，羽冠迎风而舞；一队狂吠的猎犬在其身后狂奔。骑士没有看到坐在深深的草丛中的小女孩。或者，也许他看见了，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他改道而行的充分理由。

他们冲向女孩。马直立起来。女孩惊恐地看着悬在她脑门上的蹄子以及铁制马掌，再往上一一点，还有一张牲畜的脸，鼻孔冒着白沫，乍看上去，已经变了形。女孩受到了惊吓，喊叫着跳到一边。手中的饭碗跌落，汤饭洒落在草丛里。

骑士勒紧缰绳，鞭子抽得噼啪响。

“黄毛丫头，你干什么？你想让我的马摔瘸吗？给我闪开！滚开！别挡着我的路！”

伴着呼啸声，马鞭抽向了女孩的肩膀；衣衫被抽烂，肩上留了一道血红的伤痕，但她咬紧牙关，强忍着不发出一声呻吟。

骑士和他那一队猎犬已走远，到了丘陵的边上，丘陵那边，有一座废弃的城堡。女孩一边龇牙咧嘴地轻抚着肩伤，一边站起身，看着骑士的方向，深蓝的眸子里，流露出厌恶之情。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她低声说，“对，一定让你付出代价！不然我就不是维奥兰特·迪·梅利亚克！”

然后，她弯身钻进草丛，寻找洒落在其中的汤饭。她尽力用双手搜寻残羹，并贪婪地送到自己嘴里。她饿极了，即便是很小的一颗应该被丢掉的饭粒也不放过。

空气中回荡着细弱的呼喊：维奥兰特——维奥兰特——



屋外响起了刹车声,然后是两下不大的汽车喇叭声,紧接着是猛烈的拍门声和孩子们的声音。

“他们到了。”埃尔维拉·鲁里,也就是高里诺寡妇想到。她叹息着看了电视屏幕一眼,那里,小女孩正仰起头竖起耳朵,并把手做环状放在耳旁,以一种惯常的十分优雅的姿势,听着那微弱的呼喊呢。“也许我们要下决心买一台播放机了。”

埃尔维拉叹息着,用遥控器关了电视机。在去开门之前,她在厨房的电炉上放了一壶水,“和以前一样,需要准备一壶浓茶。”



第二章

当芭芭拉摇摇晃晃地从车上下来，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家门前的台阶上时，爸爸说：“你看，这次你也挺过来啦，小命还在。”

“你应该亲吻脚下的土地，就像教皇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大卫边讥笑她，边从车上跳下来，脸红扑扑地活像一朵玫瑰。接着，大卫走到爷爷身后，用胳膊环抱住了他。但与往日不同，芭芭拉面对堂兄的攻击，在言语上和行为上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她的脸色苍白极了，十分安静专注，双目紧闭，头耷拉着抵着墙，动也不动，好像稍微一动，就会再次有生命危险，而这危险没有在最后一段路途中发生，实属奇迹。

每次都是这样。虽然小镇离阿拉利亚城只有二十三公里，但是车程却将近两个小时。因为进入山谷后，盘山公路变得十分陡峭，转弯处也十分狭窄，以至于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尽管



如此,对于那些像芭芭拉这样晕车的人来说,还是太快了。

从第二个拐弯处开始,就好像有一把老虎钳开始夹着芭芭拉的胃,折磨着它,并把它向上推。当她的双手变得冰凉,手心里还冒着汗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却灼烧着,心脉剧烈搏动着,嘴里满是苦水,似乎还有一个铁环勒着她的额头。

“爸爸,停车! 停车! 我不舒服。要死了!”

“坚强点,”爸爸说,“坚持一会,我们马上就到了。”

但是,俩人都清楚地知道,折磨才刚刚开始。二十三公里的山路,一共三百一十七道弯。山上镇子里的人一直自豪地展示着这些道弯。一次,大卫为了消遣,也想看看这传说中的数字是否准确,还数了数。

芭芭拉必须过这些弯道,但十分厌恶它们。经过一天的休息和禁食之后,恶心的感觉就过去了。此时的芭芭拉会像其他度假者一样,开始重新认识多尔戈,这里是否和从前一样,是一个人间天堂? 她的好朋友瓦伦缇娜的母亲确信无疑地说:“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那唯一的且不便捷的进山途径。这一点,使得许多享受生活的旅游爱好者对它敬而远之了。”

“你想想看,这路原来都没有铺沥青呢!”芭芭拉的爷爷补充道。他是土生土长的多尔戈人,在这过了一辈子了。“当我的父亲还小的时候,那时候上下山的路,不过是一条羊肠小道,只能步行或者骑骡子。”



“嗯,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啊!”大卫说。他对时间有着很个人化的理解,以为他的曾祖父差不多是个山顶洞人。

“实际上,虽然很少,但当时也是有的。只要路况允许,富人们都乘马车。但这山上,没有人乘马车到过,即使拿破仑也没有。”

这对叔伯兄妹不知道这最后一句话是爷爷的动情之言,或者,其实拿破仑在他的某一次进攻米兰的行动中到过多尔戈。

不过,镇子里最漂亮的房子确实是在很久远的年代里建造的,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初期吧。建筑材料都是从平原上用骡子驮上来的。粗野些的村舍就是用灰色的石头搭建,配着一个长长的南向的木制阳台。雅致些的房子,就用石灰和砖砌成,木雕的大门,铁制的阳台,还有荫凉的小花园。后者的主人都曾经背井离乡,在法国做丝绸生意发了财后便荣归故里了,一来为了安享晚年,二来也为了同乡们的那份艳羡。

其中一个荣归故里者,在十八世纪末,为村子捐建了一座漂亮的巴洛克式教堂。这座教堂在山谷间,前面有个梯田式的小广场,朝着一个峭壁。这个小广场四周用灰色的石头栅栏围了起来。芭芭拉和瓦伦缇娜小时候在弥撒后,经常在石头栅栏上玩平衡,让各自的母亲惊慌不已。

这些背井离乡的最后一代人中,没有人发了财,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去远方的就再也没有回来。小镇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少,最



后,只剩下老人了。余下的三十来户人家也慢慢地成了关系紧密的亲戚了。年轻人,极个别的除外,都已经在山下的阿拉利亚工作生活了。

但是无人居住的房子并没有废弃,因为房子的主人们还保留着回多尔戈度假的习惯。就是单纯地度假,也没有任何对时髦旅游景点的追捧之意。

小镇建在山一侧的斜坡上,非常倾斜。镇子里没有大草坪,没有滑雪道,也没有网球场。在陡峭的山路上“散步”,对山羊来说是再好不过了。没有宾馆饭店,也没有游泳池。要想扎进特隆那地方的刺骨激流,还需要生存学校组织一次野外远征——通常由瓦伦缇娜的母亲指挥领导——因下山时要经过一个岩石丛生的山谷,所以要抓牢灌木丛以避免发生滚落而受重伤的情况。

没有一家冰激凌店肯屈尊于此,也没有迪厅,更别提电影院了。电视的信号也很弱,因为周遭的高山挡住了最近的那台信号增强器发出的电波。

“真是一块宁静的乐土!”——丽列塔·潘卡尔蒂快乐地感叹道。她在整个冬天都在阿拉利亚的高中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整日筋疲力尽地生活在学生的喧哗声中,生活在学生们高分贝的随身立体声播放机声以及摩托车的轰鸣声中。

通向多尔戈的陡峭山路,使马达和摩托车泄了气;就如同当年那些乘坐马车的绅士们一般。大家就像达成了一种默契,收音机



以及类似的东西他们只在家里听，即使在这开了，音量也是很低很低。

对于年轻的度假者来说，这样的宁静让他们在最初的几日产生了一种轻微的不适感。但，一周之内所有人就都适应了这种“精神世界”，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违背自己的心愿而被他人拎上来的。

“需要一个长着驴脸的小年轻来打破我们假期的这种氛围。”大人们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其中有些人的孩子不喜欢镇子的这种静谧，他们就会安排这些孩子去别的地方消个夏。

比如克劳迪奥，芭芭拉的哥哥，小时候很喜欢去父亲的故乡，但长大后，就厌倦这些了。大概两三年前（确切地说是从他父母分开后），夏天里就开始和朋友的家人一起去海边度假了，尽管法官判定这是“属于父亲的两个月”。

“但如果我们的品味无法取得一致，我也不能逼迫他。”父亲有点忧伤地说，“意味着说我们将会冬季更频繁地相见。”

芭芭拉听到父亲这么说，很难过。因为，她知道这就是大人们所说的“善意的谎言”。

在山下城里的克劳迪奥完全忙于学业、运动、交友，而留给父亲的勉强有一小时的周日午餐时间。芭芭拉觉得，哥哥在编各种可能的理由来回避和父亲的来往。在一开始的时候芭芭拉也是这么做的：她生父亲的气，因为他离开了家；她大胆地站在了母亲这



一边,也就是父母双方因为离婚似乎受伤更重的那一方。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明白,这么做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每当痛苦减轻时,只要母亲一个悲伤的眼神就重新剥开伤口。

芭芭拉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争吵,没有人告诉过她原因。后来,在他们分开的时候,也没有人告知她事情到底是什么结果。总之,大人们总是急于从他们之间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芭芭拉确实无法独自理解这件事。是瓦伦缇娜让她想明白这事的,每当看到她流露悲伤的情绪,瓦伦缇娜就一再地和她聊天,给她讲道理,不断地劝解她。对于瓦伦缇娜来说,芭芭拉的父亲是个和善的人,“他也许有他的几分道理,”瓦伦缇娜坚持认为,“不告诉你们,是不想把你们扯进他们争吵的漩涡。”

因此,有一天,妈妈继续抱怨道:“那个没良心的!他毁了我的生活。你知道那次他对我做了……”芭芭拉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对妈妈说:“世界上的道理都在你这里,但是我再也不想听你说我爸爸的坏话了。你不知道,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会让我很难过吗?”

妈妈开始激动地回应:“那我呢?……”然后陷入沉默,奇怪地看着芭芭拉。但此后,俩人再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爸爸对这段插曲一无所知。但是,他和芭芭拉的关系慢慢地、慢慢地有了改善。也是因为,妈妈在流了两年的眼泪之后,又找到



与维奥兰特一起的特殊夏日

了一个新男友,还说要再婚。而爸爸却一直单身,芭芭拉有时甚至喜欢想象她是爸爸这一生唯一的女人。

因此,芭芭拉从来没有,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没有萌发过放弃来多尔戈的爷爷家里度假的想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山上,每年夏天都可以见到瓦伦缇娜,她最最知己的好友;还有维多利亚,她也是芭芭拉的知己好友,但是在芭芭拉的心目中比瓦伦缇娜的地位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第三章

这些年来由于旅途劳顿，芭芭拉到多尔戈的第一天，都会躺在一张大大的铁床上，像女王一样接受朋友和亲人的赠礼。甚至还有奶奶的那件绣有花边的白色夜用衬衣。（但是，奶奶从未把它当做睡衣用，而是每次分娩之后接待来访的亲友时穿。）而芭芭拉，在山下阿拉利亚，还有在多尔戈的余下假日里，她只穿着睡衣。

“如果你妈在，就不会允许你做出这么有喜剧效果的事来。”埃尔维拉姑祖母一边尖酸地批判着，一边把滚烫的柠檬茶端给“病人”，这茶或许有助于恢复胃动力。姑祖母埃尔维拉是爷爷的妹妹，在守寡后，就搬到爷爷家来了。“这样一来，两个孤寡老人，就都有伴了！我能给他收拾收拾房子，这个可怜的人！”但是爷爷似乎并没有对他妹妹的陪伴给予肯定，因为她还是沉迷于电视，那是她在漫漫冬夜里唯一的对话者。



“想想看，屏幕上只能看到无数雪花点，还有不停地跳动的横线！”大卫说。显然，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而姑祖母埃尔维拉却一直谈论着某个频道的一些节目，就仿佛她十分清晰地看了那一个穿越了家乡的崇山峻岭的强大频道。

总之，她喜欢那个小屏幕里的浪漫故事。那些故事在她精神世界播下了种子，就是她一直称之为的“爱出风头的芭芭拉的表演心态”。芭芭拉说，她想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不管以什么方式。这个想法遭到了批评。

“一直以来，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踏上这条通向多尔戈的路，”姑祖母说，“即使受了点罪，一到地方，还是马上开始干活，万没有任何借口的。”

“姑祖母，我向您保证，我真的站不住。”芭芭拉抗议道，“你想看看吗？想看看我怎么摇摇晃晃的吗？”她的双腿就像是独立的，从床上下来，她试着走了几步，便瘫倒在旁边的椅子上。“你看见了吗？我头晕，好像还在汽车里一样。”为了增加画面可信度，她还做出要呕吐状。

“噢，我的天哪，多少借口啊！”姑祖母叹着气，“小祖宗，回床上去吧！但你要是真的很不舒服，为什么不一个人静静地在夜里睡一会？”

芭芭拉不回答，缩在枕头里，看着周围的头发有没有被压变形。

“要是大卫和他那帮狐朋狗友来了，不要让他进来。”芭芭